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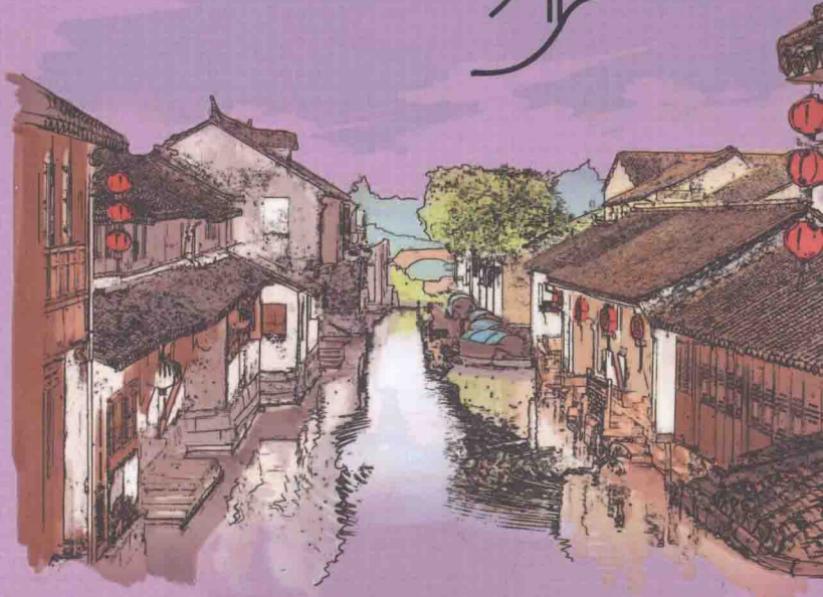
朵拉 / 编著

声行漫步

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

声行漫步，私享一场完美的旅行艺术

凤凰
徽州
丽江
平遥
乐山
阳朔
西湖
揭阳
庄寨
九寨
西双版纳



世界最深 地下鐵道

世界最深地下鐵道

世界最深地下鐵道



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

声行漫步

朵拉 /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声行漫步：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 / 朵拉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6

ISBN 978-7-301-23811-0

I. ①声… II. ①朵… III. ①城市—旅游指南—中国 IV. ①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018951号

书 名：声行漫步：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

著作责任者：朵 拉 编著

责任编辑：张亚丽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3811-0 / K·101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up_6@163.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6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80mm × 1230mm 32 开本 7.375 印张 19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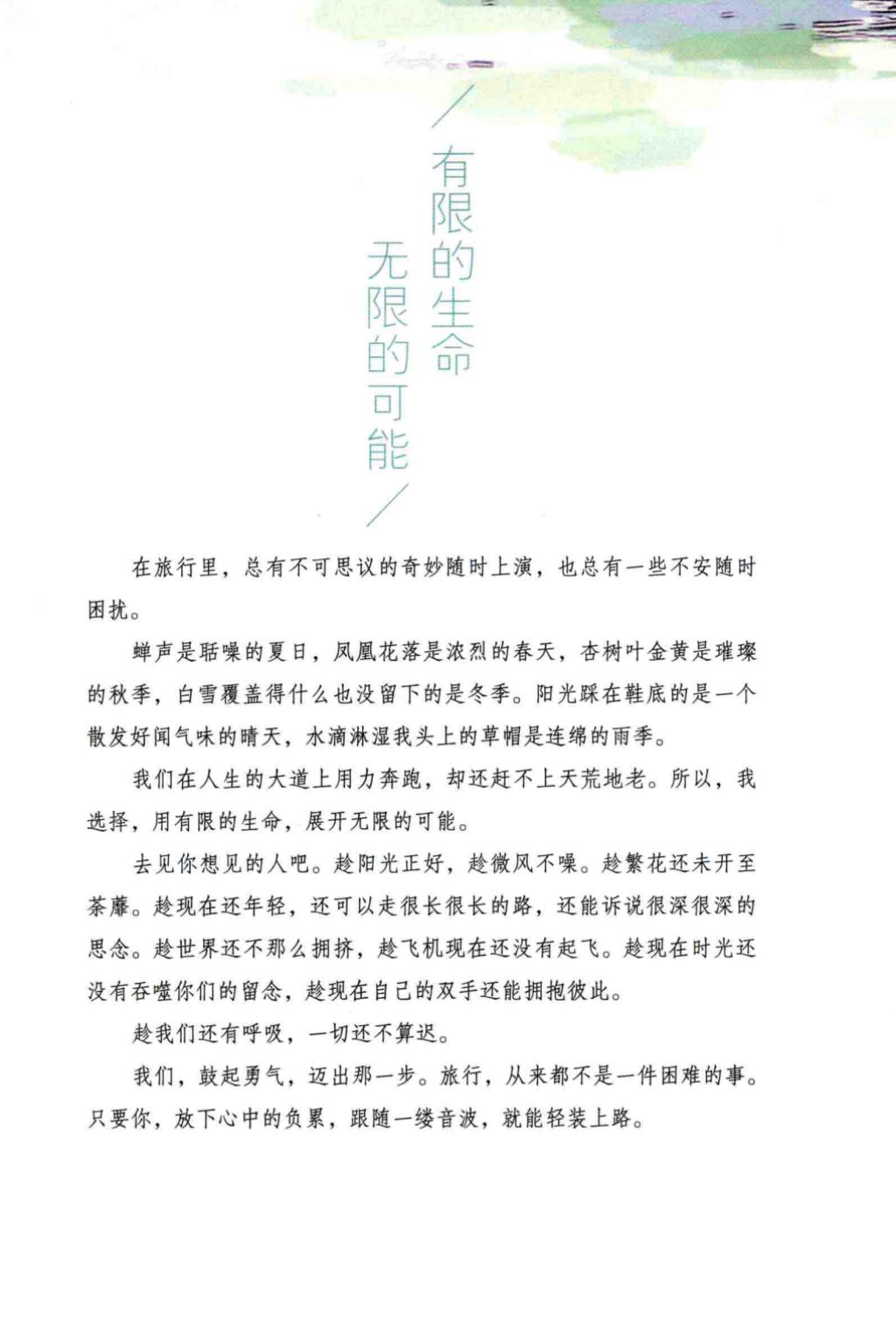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含1CD)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有限的生命 无限的可能

在旅行里，总有不可思议的奇妙随时上演，也总有一些不安随时困扰。

蝉声是聒噪的夏日，凤凰花落是浓烈的春天，杏树叶金黄是璀璨的秋季，白雪覆盖得什么也没留下的是冬季。阳光踩在鞋底的是一个散发好闻气味的晴天，水滴淋湿我头上的草帽是连绵的雨季。

我们在人生的大道上用力奔跑，却还赶不上天荒地老。所以，我选择，用有限的生命，展开无限的可能。

去见你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噪。趁繁花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趁世界还不那么拥挤，趁飞机现在还没有起飞。趁现在时光还没有吞噬你们的留念，趁现在的双手还能拥抱彼此。

趁我们还有呼吸，一切还不算迟。

我们，鼓起勇气，迈出那一步。旅行，从来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只要你，放下心中的负累，跟随一缕音波，就能轻装上路。

你，从来不需要炫耀在哪里留下过足迹，只是在心中默默记取，然后，在老去以后，能够细数那些细碎涟漪里荡漾的暖意。我们走过的，不是一片片风景，而是内心里，找寻最美的自己。

我们，用眼睛去捕捉美丽，用鼻子去追寻香气，用心去体味爱的真意。

而现在，把你的耳朵交给我吧，我将给你一个美丽的旅行。

目 录



1

爱恋·凤凰



29

古韵·徽州



59

柔软·丽江



83

慵懒·平乐

139



梦萦·周庄

115



哲学·阳朔

193



绚丽多彩·西双版纳

167



童话·九寨



沱江·绻缱

带着一点点浪漫，一点点游侠的气息，人们三三两两来到了这个湘西的边陲小镇——凤凰。也许有人胳膊下还夹着一本《边城》或是《湘行散记》，都是沈从文的文字。从那些散发着淡淡香气的文字间，我们开始了凤凰的旅行。

在凤凰，最惬意的莫过于坐一只筏子，随水漂流，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水的方向，就是你的方向。

水边有影影绰绰的吊脚楼，那些桐黄的竹楼在平静的水面泛着潋滟的光点，小楼上偶然有俏生生的苗家女子探出头来，她们羞涩的目光与你交集的那一刻，那如花的笑靥会不会是你心中的翠翠？岸上荷锄的老翁，包着灰蓝色的头巾，闲庭信步，据说也能挥洒丹青，文采风流，你敢不敢一较高低？

弥漫在水面的雾气浸湿了衣衫和裙角，记得沈先生也曾在行船的水上，给心爱的妻子张兆和写信，或者，更确切地说来，是一封封带着爱意的情书，它们汇编在一本叫做《湘行书简》的集子里。心里不由得对张兆和生出羡慕，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女子，能让沈从文这样柔情的人懂得、珍惜。

那一年，沈先生从湖南的桃源启程，乘着一只小船沿着沅江溯水而上返回凤凰老家，泊在江面的漫长时光，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就拾起一支笔，在船上的每一天都给远在北京的新婚妻子张兆和，他的三三写信。每一封信里，除了沅江沿岸美丽的风光，更多的是满溢着对妻子的爱恋和想念。

沈先生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一生一次的爱恋，总是现在人可望而不可求的浪漫，似乎没有过失败的恋爱，不算真正活过。可是如同沈先生，文笔蔓延下，却只执着地爱一次。

在看水的日子想你，在吃饭的时候想你，在一切的时候想你。分分秒秒却又度日如年的想念，让中了情毒的人饱受煎熬。他，把想念化作手中的自来水笔，流淌在笔尖下的文字，是对远方妻子的喃喃自语，缠绵悱恻。

他也会撒娇，“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山。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他絮絮叨叨的，如同孩子一样，让人怜爱，让人心疼。

每当有人问起远方的妻子现在怎样的时候，他总是痴痴笑笑，不懂得回答，只会说：“我的三三脸黑黑的，所以北京也很好！”前言不搭后语，完全没有了逻辑，也许只有狂热爱恋的人才会这样吧，不怕别人讥诮，甚至痴痴傻傻也感觉是一种快乐，也许沐浴在爱河中的人都爱是爱情的傻瓜。

为爱而痴的男人最可爱。怪不得沈先生笔下的女主角都是脸黑黑，相貌清秀的样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吧？那个模子就是他的三三吗？也许这个样子，这个笑靥，已经深深镌刻在他的脑海中，于是，生活中，文字中，无时无刻不是她的影子。

我可以羡慕吗？甚至有点嫉妒呢，这样的男人，会在哪里遇见？

那么你呢？在此刻，寂静的时间长河中，是不是在心里，也偷偷浮现了某个人的身影？如果有可能，不如和他牵手一起来凤凰，来这里，同在小船上飘飘荡荡，看水雾蔼蔼，看水车轱辘地转。即便一个人流浪，如我，那也没什么关系，不管你心里有没有念想到某一人，或者是空寂无物，都好。就让脉脉流淌的沱江水，将这一腔思绪都带向远方吧！

我期待，在这一条美丽的河流中，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抖一抖满身尘土，回归到最本原的静谧，期待与你相遇。

——“我仿佛被一个极熟的人喊了又喊，人清醒后那个声音还在耳朵边。”

是你吗？

吊脚楼

水妖的歌

过去，凤凰是有很多竹子的，它们长在壁立千丈的高山上，翠色逼人，如同幽幽的碧云从两岸涌过来。竹子很多，多得比石块更卑微，于是这里的人们用无数根竹子，在半山腰临水的地方建成了一座座吊脚楼。在长河延伸不到的地方，依然可以看到那些安稳如泰山的吊脚楼在清澈的阳光下泛着桐黑色的光泽，还有水上影影绰绰的倒影。

吊脚楼里，曾经住着船总顺顺，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还有那些为水手们点“荤烟”的女人。过去的凤凰，是湘黔边界上的重要商镇，没有马路，只有一条水路，蜿蜒迤逦，在千万年的光阴中流淌不息。去桃源的皮货商人、去四川的烟草商人都从这水上经过，偶然地打破这小镇的宁静。最多的还是水手，他们三四个人撑一条船，运送货物，还有人。

钻进船里，扑面而来的总是一股股奇怪的味道，鱿鱼的腥膻味，海带的咸味、酸臭咸菜味，又潮又硬的棉被也散发出一种陈旧的酸腐味。夜色寒凉，那么长，孤独的水手蹲在船头，仰望没有月亮的天幕，盘算着如何打发一个又一个日复一日的不眠夜？也许一

袋烟草聊以安慰。于是雾色迷茫的夜里，只有一点点豆黄的火光在蓝黑色的水面闪闪烁烁。

可是进入到这里就有了些不同。当一个个细长的吊脚楼四维涌来时，他们变得兴奋了一些，这里有着他们漫长旅途中难得的一点乐趣。吊脚楼上，隐隐约约传来低吟浅唱的女人的声音，唱的是本地的老歌，年轻的柔和些，那些年老的女人也还唱，只是扯着嘶哑的嗓子，扬起眼角的皱纹，依依呀呀地叫唤不见得比鸭子声更好听。一曲婉转，声声凄梦，唱给这些孤单的水手，和这个沉重的世界。有经验的水手把船靠在近水的岸边，急急地跳出船舱，直奔吊脚楼上去会那些相好的。

而躲在船舱里的小水手，望着临河的窗口的灯又亮了些，而那些歌声更激荡而愉悦，还有喝酒划拳的声音，心里抱怨着，掌舵的这么久还不上岸，必然是找到女人了。清冷的月光给这些吊脚楼画上一些轮廓，立在黑黝黝的水上 30 多米的竹楼，此刻就像悬挂在半空中。

窗边的灯火也许会多一点温暖，借着彼此温暖自己，好像能让这漫长又寂寥的夜变得好过一些。然后，突然，灯灭了，歌声停了。小水手口里小声地骂了一句，不再看，转身钻进船舱那又湿又冷的被子里，把脚伸得笔直，准备睡觉。也许，吊脚楼上的那些人会有一夜好梦吧？因为有了这些楼和楼里的这些人，长年与流水斗争的水手、寄身船中枯闷成疾的旅行者、其他的过路人，都有了落脚处了，有了暂时抛开寂寞和烦恼的空隙。

你知道水妖塞壬吗？她长着一张美丽的脸庞，用妖冶的歌声诱